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

宋特進右丞相許國公奏議卷之四

奏論海道內外二洋利害去處防費周密

寶祐四年

竊見朝廷近日措置自東海縣以至澉浦分爲二屯以防裏洋之寇又令沿海制司起發溫台明係籍民船擺布岑江等處以防外洋之寇其說不爲不詳然尚有未盡之蘊照得新舊海州

凡發兵船欲入海道其水路有三賊若欲侵擾淮來則自舊海發舟直入顛口楊家寨鹽城此裏洋也若欲送死浙江則自舊海放舟直出大洋緣顛口之東社苗沙野沙外沙姚劉沙以至徘徊頭金山澉浦此外洋也以上二洋皆屬淮東浙西之境然賊舟若欲放此二洋其源頭皆須經由新海界分東霍山西霍山之中今來戍海諸部士卒其脫身者多聚于東霍山勢須就兩山審度擇寬平去處創築城壘如淮閫之築

荊山指顧而期盡吾事力創屯重兵以防制之於未入吾境之先則殲剿可以奠枕若視其犯吾之三屯則賊已入腹心矣此當亟令淮閫措置者也若更欲向裏做一二層工夫則贛口之東諸沙漈易外洋去處亦有可以聚船屯兵之地此又當亟令淮閫措置者也若淮閫以積久之戚名再圖收復新海則前二說却自可緩特不容不過計而預謀也但收復舊海之策或謂當以計困未可以力取其說曰新海貼在海中

我之據新海也自淮安運糧由淮河出頴口沿沙岸直上經從東陬山西陬山之中以達于舊海其勢稍便賊若據新海則必自舊海運糧以往我若以數百舟橫截石湫河之口虎視新海則賊運糧之舟無緣可過以達於新海縱不攻擊彼將絕糧自潰此又淮關所當參蒭蕘之言為萬全之勝者也若賊欲送死四明則自舊海放舟由東陬山之外望東行使相轉而南則可直達昌國縣之石衕關然後經岱海岱山三

姑之境以至定海又稍轉而西則可至金山澉
浦此其勢若易而實難蓋此路之不通已久矣
然伏米陬山有可守之城壁可恃之重兵則賊
亦有後顧之慮亦決未敢冒然背進若曰自登
萊放舟徑至大七蛇山以至澉浦則此路雖南
人皆所不諳況北人乎猶記政和中與女真結
海上之盟係自山東陸路至登州與之約要蓋
女真海自遼東海道販馬至登州故也使此間
海舟徑可至登州登州海舟竟可至此間則政

和結約必自此取道泛海而至登矣後中原為
虜所有朝廷嘗遣使至高麗欲借路至登萊以
至女真之庭麗主不從而回以此知此路之素
隔特不可不多為之備開沿海制司去歲新創
軍屯于向頭以水軍百五十人土軍一百人分
為兩寨與金山相為唇齒已之京師一重後戶
更乞行下沿海制司於大小七山蛇山等處以
兵船常切探望多立烽燧如前來白劄子事理
施行庶幾海道愈為周密伏乞睿照

奏給遣風倭商錢米以廣朝 廷柔遠之恩
亦於海防密有關係
臣竊惟自中興南渡聲教與西北罕接惟麗倭
二國介于東南海隅猶知向慕本朝至今通商
但自來倭人間有失舟者財本淪沒續食無計
雖寄口腹于牙人之家率為牙人多筭火帳其
失舟之倭則假貸于不失舟之倭以償之未免
重困又有高麗境內船隻忽遇惡風時亦飄至
台溫福建慶元界分萬里流落尤為可念 臣兩

歲之間一再見之遂從有司每名日給白米二升其倭人則候同䑸船隻之回載與同歸麗人則俟此間商人入麗優給錢米使歸其國無非所以廣朝廷之仁心仁聞於遠人也但自本司行之終恐難繼此來欲望朝廷行下市舶司立為定例遇有倭商不測遭風水之人從舶務日支十七界一貫五百文本司日支米二升養贍候歸國日住支仍行下浙東西福建諸州遇有麗人飄流至各州界內即仰各州支給錢米發

至本司仍從船司日支十七界一貫五百文本司日支米二升存養亦候歸國日住支庶幾遠人皆知朝廷柔遠之恩亦於海道之防察有關係

奏創養濟院以存養鰥寡孤獨之民

臣竊見四明為浙左壯郡生齒最繁素無養濟院以存養鰥寡孤獨之民委為闕典臣嘗備數該補每見陛下軫念黎元之意與天地同其仁今茲叨守近畿所當求所以上稱明旨近因首併都酒務一所就行增添屋宇改創房屋共為七十餘間收養鰥寡孤獨之民二百人大口月支米六斗錢十五貫中口月支米五斗錢十貫

小口月支米四斗錢七貫已於天基聖節之日
令入院居住養濟無非所以推廣上恩祝延曆
筭其歲用米約二千餘石錢約六萬餘貫並於
本府自行措置上於朝廷係省錢無預下於本
府經常錢無關但止就本府自來有營涸湖米
內分撥一千石貼助支遣所合專具奏聞欲望
聖慈降付尚書省給降省劄付本府永遠遵守
實為千里無窮之幸伏候勑旨

條奏海道備禦六事

一紹興初創立水軍屯駐定海專為行都後戶之防未嘗輕調一兵遠戍自嘉熙年間督府始行下調遣前赴上流差使適統制林暐係督府舊校勇於奔命更不申聞制司具申朝廷及督府免調自是遂以為例至淳祐九年統制紀智春備還利害申告本司本司備申朝廷蒙從申免行出戍當年遂擒捕到積年大䑸海寇數百人趕逐倭船出境捕獲銅錢二萬餘貫實得全

軍在寨之力寶祐初當國者不知東南事體科
降官錢令本軍造平底船差軍士四百人駕往
海州就行捍禦又準起發把隘民船一十五隻
并往海州除民船梢工梢首共計三十人外又
令本軍起差軍士四百七十人駕放上項船隻
是為兩戍通差官兵八百七十人每遇更戍之
時又須別差八百七十人或遵陸或航海前往
抵替方得前項戍軍回司是一歲之間常是一
千七百四十人往來道塗無休息之日又寶祐

元年八月準察劄差官兵三百五十人同民兵一百五十人駕民船三十二隻往料角屯戍切照料角者乃通州料家沙之角民旅船隻自楊子江口入海不欲經涉大洋風濤之險是以沿趣老岸尋覓洪道潮長則進潮退則止迂回轉折不計日程以達于淮海非防大敵之要害也徒糜國家門户之防而置之無用之地尤爲無謂總三項而計之是定海之軍歲減二千九十人之實力矣此軍元額止六千人自來四千人

係慶元府通判廳經總制司管認券錢二千人
係慶元府管給券錢而米則盡係慶元府給餉
近來緣郡計凋弊而經總制司財賦亦復失陷
闕額常數百人則所管之兵止五千人而已老
弱疾患又居十分之一則實可用之兵四千五
百人而已而二千九十人之往來征戍于淮者
又皆選士則其在寨者僅二千四百餘人之常
卒而已修備戎器打造戰船收買軍需防守寨
栅庫務率不下三四百人則在寨之數僅僅二

千餘人而已而又往年以州兵之閑移屯于郡者五百人以盜賊之熾分屯于東門者五百人則定海本寨又僅僅千餘人爾若海道之責則西接許浦南接福建北接高麗東接日本廣袤且踰萬里探望以舟師巡邏以舟師把守諸處隘口以舟師又欲常整備三五百人以為緩急不測之用於是定海它無一卒可調矣使幸而出一塵之警尚可牽補罵漏以過時日每一長慮却顧實為之寒心況許浦水軍顧管一萬二

千人其任責止於楊子江口北極如通泰如料
角正與許浦相直乃其地分不以許浦之軍也
戍而乃以定海之軍屯戍良由許浦以都統之
重可上告朝廷而定海不過偏單下壘情懇不
能自達前後制臣又無有為之申陳者所以陵
夷至此極也某雖見極力措辦錢糧及備等下
錢并七事件軍裝一面招項闕額然非倉卒之
所能辦欲望朝廷將近年創例出戍淮海兩項
戍兵免行調發度錢本軍兵力稍全可以遵照

朝廷指揮措置關防不至踈虞又其最可念者海瀕之人與北方風土不宜至則疾病交作寶祐三年分徐歡所部四百人亡歿一百一十六人鍾成所部四百七十人亡歿一百一人加以數年將盡為異鄉之鬼又自寶祐元年調遣以至四年損失軍器共計七千九百餘件久戍之船本軍每歲又自差官前往修葺四年之内已用過錢一十三萬八千二百餘貫加以數年此軍亦將赤立不復可支吾矣臣竊惟兩淮知院

如府威聲震於沙漠勲烈炳于丹青黄頃郎如林下瀨船如雲決不欠此千百人之弱卒十數隻之民艘若以此一千二百二十人之生券目每歲為新會三萬八千八百六十二貫文為米九千六百三十石到戍回戍行府犒賜優厚共為錢約新會二萬貫本司每歲遣戍亦該新會一萬貫是統為新會六萬八千六十二貫文矣以上項錢米就淮東招募一千二百二十人並作上等効用歲不過欠新會六萬五千八百九

十八貫欠米三千七百六十二石朝廷決不較此瑣瑣使行府不失調兵之名使本司不失見兵之實其於內外邊防均為幸甚一防江海之險與防平陸之險不同防平陸之險專以人力防江海之險專以人謀蓋賊雖有千船萬艢才一開岸即為風水所使散漫四出決不能成䑸合伴（伴）并力于我我但得精卒三千人堅好之舟三十隻也泊于賊所必經之地一舟過即截一舟自可使之無復遺類此機六韜三畧之所不

載而前史往諜之所未詳也　臣竊惟自中興南渡立國錢塘所以創許浦水軍於平江創澉浦水軍於嘉興創定海水軍於慶元府無非為京師左右前後門戶之防但許浦枕楊子江而置司去京師為遠惟澉浦去京師為近而不知澉浦之外又有所謂金山乃應于舟楫所必經往稍泊之地　臣二紀之前假守嘉興適逆全有窺海之意　臣遂具中朝廷創招水軍千人于金山人為澉浦之外拓至今人以為宜今定海水軍

雖得控扼之地然於防制倭麗則有餘而于遮護京師則不足若曰山東之賊欲送死鯨波則自膠西放洋遶淮東料角諸沙之外自有徑截洪道直達前所謂嘉興之金山不必更放大洋不測之淵而有餘而於遮護京師則不足臣今體訪定海之裏有地名曰向頭至錢塘江只一潮汎乃應于舟楫所必經從上渾之處與嘉興之金山無以異而形勢則過之且有地可以建寨有山可以藏舟臣欲招刺闕額水軍五百人

人人必皆邀士就彼屯駐設有緩急則增兵占守可以爲擧萬全而京師有金湯之固矣昔高麗朝御史中丞沈與求嘗奏云議者皆欲於向頭置屯使賊至此已是入吾腹心之地蓋是時登萊海寇尚與本朝相鬧而高麗亦覊縻未絶故或者猶有不肯厭安江沱之意而與求之論所以欲向外下江方今時勢殊臣所以擧此一節者欲以證向頭置此先朝諸臣固嘗言之非臣之苟言也一慶元府諸邑惟昌國象山定

海枕海而處奉化亦半之沿海之人多惡少亡
命以魚鹽為業大率剽悍輕捷在水如龍非官
軍比也浙之東西以及福建凡並海而生者雖
無非習熟波濤之夫獨以慶元人為稱首凡販
海者以百人為率慶元之人僅著十分之二三
蓋恐其多則能併殺其徒也此可見此邦沿海
之民最悍而最可用 臣頃奏闢澳復砂岸以六
家上戶之世業復歸而還之單令照右例輸納
官租正欲為團結之地今官司歲收不過十七

界十四五萬貫文臣今欲仍弛以予之却令當土大家隨其地分及砂岸廣狹事力共團結强壯三千人仍與各辦衣裝器械大畧如往年兩淮近年沿江團結民兵之法置立頭目部勒隊伍遇秋時漁田之業隙則以千人合教于郡三歲周而復始蓋一舉而有三利焉緩急之際此三千人可以當三萬人之用一利也既就團結則姓名皆在官司為盜賊者不可容販私鹽者亦可戢此二利也三利大家上戶既永免砂岸

納錢其利無窮且永無寇掠如近時三山小樹
焚掠之虞特不過一番置辦軍裝器械之費實
係以合納官錢而辦官事固其所樂從而喜聽
者也一本司自嘉熙年間準朝廷指揮團結溫
台慶元三郡民船數千隻分為十番歲起船三
百餘隻前來定海把隘交分撥前去淮東鎮江
戍守夫以百姓營生之舟而拘之使從征役已
非人情之所樂使行之以公加之以不擾則民
猶未為大害奈何所在邑宰非貪即昏受成吏

手各縣有所謂海船案者悉行責弄其家地富厚真有巨舨者非以賂囑胥吏隱免則假借形勢之家拘占惟貧而無力者則被科調其二十年前已籍之船或以遭風而損失或以被盜而陷沒或以無力修葺而底沉或以船身老朽而弊壞往往不與銷籍歲歲追呼以致典田賣產貨妻鬻子以應官司之命甚則捐棄鄉井而逃自經溝瀆而死其無賴者則流為海寇每歲遇夏初則海船柔已行檢舉不論大船小船有船

無船並行根括一次文移遍于村落乞取獨於
鷄犬環三郡二三千里之海隅民不堪命曰不
聊生待至起到舟隻則大抵舊弊破漏不及丈
尺責具則踈畧稍火則脆弱亦姑以具文塞責
而已民被實害官無實用且夫險之防以人心
為本先使百姓憔悴根本動搖脫有緩急何恃
而亡恐臣已結為義船法謂如一都每歲合發
三舟而有船者五六十家則令五六十家自以
事力厚薄辦船六隻船身必堅耐責具必齊整

稍大必强壮歲發三舟而以三舟在家營生一歲所得之息則以充次年之船辦貢具招稍大之用立以程限守以信必歲歲過當把隘之日則如期駕發以至單港聽候調遣於是有船者無倖免之理無船者無科抑之患永絕姦胥猾吏胥弄乞覓之苦永銷濱海居民破家蕩產之憂人心固則天險固三郡邊海之人莫不欣然聽從然將就緒實為海道無窮之利也一此邦沿海凡有九寨口大寨管界海內白峯岱山三姑

岑江螺頭計土軍一千四百八十三人朝廷創立本砦與定海水軍相為犄角肅清海道承平既久寨無可用之卒卒無可用之舟半是買閑半是占借教練不習擊刺不閑兼九寨巡檢名係軍班部吏孺子並不諳所謂海道事宜目不曾接風濤足未嘗履海岸當惟循襲故掊剋自肥而已故此一千四百八十餘人之土軍徒費國家錢糧衣賜亡具甚矣區區欲望朝廷將九寨巡檢向去遇有滿替之人許從制司選辟曾

從軍伍諳熟海道情會船水之人充巡檢職事
庶幾頭目之人以漸更易衆聽不驚而綦卒亦
漸可訓齊教習以無用為有用仍遇有盜賊許
令定海水軍主兵官會合調遣一應功賞並與
水軍一體施行習為海道悠久便利于海道之
防所急舟船器械教閲訓練 臣豈不願仰遵宣
諭指揮盡心力而為之但大縣非赤

然亦且及春而已爾今者

仰遇帝力祿事大登上賴皇威海氛侵息而臣

年再冉其將暮行昧昧而未休疾病縈身憂畏

銷骨炎涇忱恂之悃曲祈蔭庇之仁恭望皇帝

陛下垂念益惟許還印綬六十三而休謝儻追

范鎮之蹤生老死於太平庶遂邵雍之願臣無

任祈天望聖澂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貼黄照
對　臣忝以舊輔典藩素知陛下憫念黎元之心
故　臣自去秋領郡即將寶祐元年秋料一年夏
料住催繼又將二年秋料三年折帛錢蠲閣近
又以明堂在近須將三年應干官賦並行除放
前後共放過錢五百四十九萬一千七百七十
七貫六十文又累政以來多將公吏寄庫拘户
百姓逋負攤賴各催之錢理為交頭見在被監

之人不下數十百凡累老幼哀鳴可念其盡行
蠲放仍將本在趙積到錢代爲填納總爲錢六
十三萬一千七百九十七貫八百四十六文通
前兩項共計六百一十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七
貫九百單六文該載並見榜文薄曆歷歷非欺
今官無拖俸軍無欠糧朝廷諸司無稽違綱解
而庫中之積比元交割尚增會子一百餘萬貫
見錢五萬貫元交割米止一千八十三石今倉
中及見在平江收糴在路之米共管二萬餘石

繼 臣之後者自可卧而治之在 臣别無一毫規

避幷乞睿照

奏按象山等不放民間房錢　寶祐六年

臣

聞諸孟軻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臣終身誦之惟謹照得朝廷近以雨澤愆期徧行祈禱恭奉聖旨應民間房賃不以大小統放半月汪濊之恩被於海隅　臣奉行惟恐不虔登時具文榜行下諸縣一體遵守繼聞縣道多有與大家一戶為伍沉匿文榜不行揭示者遂分差人吏前往監督縣吏逐一施行續據差下象山縣吏貼李奎回同供責稱本縣自來

凡朝廷及本府蠲恤事宜例不曾奉行并取到
市戶胡三十太等具狀稱三十太等今奉太使
府差人前來契勘放免官私房節白地等賃錢
等事且三十太等各係經紀小民賃屋居住開
店每遇太使府及上司并奉聖旨節次行下減
放賃錢無不感戴雖本縣備榜曉示緣本縣鄉
里屋主皆係寄居官戶者即不曾遵照指揮放
免所是賃錢投月典還掠錢人交納如到冬節
它放三日歲節五日上元節三日其他即無減

敖設若賃客欲退官敖便被起離所以並不敢
執退官敖所責證並是的實人據李奎供本縣
因開胡三十太等　狀其縣吏毛益即取覆知
縣追胡三十太勘斷責令退狀口稱屋主炒人
你若責狀去州府回役只来你身主討事　臣竊
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衆
山豈非王土乎為衆山之官吏與寄寓縉紳非
王臣乎而奉旨蠲放房賃大家上户視之如無
縣道官吏知有大家上户而不知有君上非所

以辨上下定民志也事若甚微關係實大司馬光通鑑之首專以名分為言其旨深矣臣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宣教郎知象山縣孫逢辰量與鐫秩以示懲警仍行下無干礙監司根究本縣寄居房價最多不有上旨不伏蠲放之人施行一二庶足為慢上剋下者之戒其於激化不為小補須至奏聞者

奏乞就淮西管下歲糴以繼軍食之闕

照對 臣自前歲抵郡竊攷本府不可支吾之因
專苦於軍糧之不繼遂行奏中乞就淮西管下
歲糴十萬石已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許令
本府據欠闕之數前往收糴亦不拘十萬之數
本府兩年之間百計趣辦官錢僅能糴及六七
萬石尚未及一歲十萬之數近緣青黃不接軍
食正狼狽遂差官吏往平江收糴四萬石以備支
遣併將昨 來朝廷發還借支義倉米價錢四十

萬貫收糴一萬石以備上件義倉窠名共為米五萬石已差撥軍船雇募民船摺運船載出港之間忽準發運司反汗拘攔所有昨來已奉聖旨指揮未肯行用緣本府赴期赴日以待此米之至支散二十四五日水軍廟禁軍上半共一萬餘人軍糧窮是狼狽萬一庚癸之呼某一身不足恤如國事何不免呈馳具狀申聞欲望朝廷特賜敕奏降付尚書省劄下發運司照以降聖旨指揮即與通放施行 臣無任延頸俟命如

因待救之切　貼子　臣昨因郡境入春以來頗
有旱意深慮秋成難準急在聚糧傾竭帑藏所
儲又委本司叅議官趙汝俳前往嘉興府收糴
一萬五千石併委權本司計議官杜友寬就鎮
江府管下收糴小米五千石雖據各官回申已
行糴下伺候起發外今來切恐各县仍復把持
不與通放頗計利害欲望聖慈併下尚書省備
劄各處及發運司照應通放施行伏候勅旨

三月初五日具奏乞歸田里 開慶元年

臣蹶澀危衰仰干聖聽臣一介疎遠祇事聖明三紀于茲勞無紕纇之依自頂至踵悉由陛下扶推悉由陛下保持以至今日伏念臣起自書生叨塵宰輔分量已極自壬子去國坐享祿秩優逰山林即是臣上戴陛下始末之恩結衷此生了無遺欠矣丙辰初夏恩蒙陛下曲加紀錄起之鄞閫臣再三懇免直涉季秋疊奉宣諭謂日今海道不與邊險且詔鄉守諭旨準發臣上

受主知緬懷國事感激流涕遂不敢以衰病辭
雖知勉竭疲駑竟亦何補毫髮去秋僥踰再考
復被因任之命特適東海告警連準密院奉旨
行下調遣兵船申嚴海備日不暇給　臣不當於
此時乞身黽勉就職又越半歲矣然未嘗不力
告宰臣乞賜容啓奏俾歸休近又嘗以殘軀百
疾死期三證祈籲宰臣其哀實非旋為飾說今
春令已深風色向順洋海保無它虞如昨承朝
命團結三郡海艘悉以辨集其數不下三數千

使見以籍册奏中其他兵政民務無慮數十條

亦皆圖備且帑有餘貯倉有餘粟凡可以為此

郡經久之計者已無餘策自此凋郡恐成樂國

在 臣復何貪戀更不知止列重之以疾證死期

乎易之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

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鬼神禍盈而福謙蓋天

地人持具其理而鬼神則直著其事甚可畏也

是用殫瀝悃忱歸命君父欲望聖慈憫天地好

生之仁廣日月無私之照念 臣久侍帷幄嘗獲

備心膂股肱之寄在內在外不敢少負國家憐
臣年事浸迫血氣已衰譬之閑廐老馬惟有悲
鳴難任艱業祭臣粗知消息進退之義即非詭
激以欺陛下特出聖斷許臣掛神武之冠或稗
奉祠退伏田里獲遂首丘之願臣竊伏惟念
先帝在御三十年凡十放進士之榜其被親擢
膺首選者俱已淮謝惟獨臣僅存陛下上軫豈
惟蓋帡帷蓋
之舊必賜興櫬俯垂聖允臣
干犯宸嚴無任瞻天望聖真切懇祈之至

二十三日再具奏乞歸田里

臣

近嘗具疏乞歸田里恭奉詔書不允者祇承
溫詔備極褒寵銜戴洪恩惟增深惕 臣聞臣子
之事君以勢分言則君猶天也天忱不可瀆以
情分言則君猶父也父則容可懇伏念 臣行年
雖六十有五而涉世已踰四十年心損於思慮
之多志衰於摧挫之多膽薄於憂畏之多氣耗
於酬酢之多積此四多淫為百疾於是臣實病
矣其所為盡瘁於職業者蓋恐食焉 其事

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如古人之所云本非精力之有餘也職事之最大者無過於撫養下民以奉藝祖紫雲樓之詔誓以體陛下培植根本之訓發而此邪積蠹稔與其所由來者漸矣前乎為守者不過依違洪忍以求不得罪於巨室未嘗為百姓伸枉冤直是非　臣自惟嘗忝宰輔為陛下抑豪強以扶貧弱安田里以弭盜賊　臣之職分也豈可使百姓失職而坐視其嘆息愁恨哉於是事至有司不得不奉國家之法令以行

之難百姓稍獲蘇醒但以　臣之力拙而致怨者
多矣怨之不已則譏謗興　臣藉曰無愧于心然
以衰頹疾病之軀而處譏謗四集之地豈大易
知進退存亡之義與老氏知止不殆之旨哉仰
惟陛下聰明聖哲阿墨之毀譽未嘗不瞭然於
聖衷然孔子刪詩為三百篇而畏譏者十有二
其形容譏人之狀精微巧妙有鬼神之所不能
俄度者於是　臣之心志膽氣日營呈消爍而百
骸九竅之病日益矣若非陛下曲賜覆持俾獲

善寵則身雖保何裨於國恭望聖慈垂加憐憫
檢會前奏放 臣歸老山林儻延一日之殘喘即
是陛下賜以一日之生 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
屏營之至取進止

夏四月初九日復具奏乞祠

臣

三瀝丹悃上月聖聰　臣頃緣身病於負薪之

憂心病於止棘之憂游貢封章懇祈閑退聖恩

天大屢被溫綸至援尹吉甫烝民之詩訓　臣以

仲山甫之事業且曲加諭旨曰決未可言歸曰

切不必重請　臣祗承明詔感極涕零但　臣之真

忱實有不容自已者謹即是詩而猶陳之且其

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所以來仲山甫之勤

瘁即詔旨所謂不憚其勞也又曰不侮矜寡不

畏強禦所以表仲山甫之正直即詔旨所謂不撓其志也尹吉甫之於仲山甫可謂能知其心善著其事矣而乃先之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何與臣深探尹吉甫之意而驗諸詩之下章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說者謂政事易耳而不人能行維仲山甫能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是知尹吉甫欲仲山甫為保身之謀正為仲山甫寡助之慮也夫以仲山甫賦政徂齊每懷靡及

忠欵如此而尹吉甫尚為之隱憂臣寔何人不堪為仲山甫執鞭而跉跰孤立則有類尹吉甫之所云者 臣何敢猶恃聖知而不求所以保身之道乎保身之道惟在乞身以去爾今 臣之當去者不特此邦之人以為宜而天下之人莫不以為宜此邦之人則曰推而不去是頑鈍也頑鈍可耻也天下之人則曰久而不去是貪戀也亦可耻也於是 臣不但畏此邦人之議而且畏天下之議身心之病愈不可藥矣反覆而思惟

有積忱歸命君父欲望皇帝陛下念念其坎凜平生憐其顧惜晚節赦其攖拂威命特推從欲之仁俾遂首丘之願　臣儻未遽溘先朝露猶可退與鄉人子弟講明孝弟忠信之義以鋪揚聖化而歌詠太平是陛下賜　臣為聖世無玷缺之人而或庶幾於仲山甫明哲之萬分一矣葵藿寸衷雖不獲糜捐以效報尚當啣結以酬恩　臣神往形留意長語短惟是數瀆宸嚴無任瞻天望聖激切皇懼之至取進止

秋八月初一日具奏乞祠

臣輒瀝丹忱上干聖聽哀悴之蹤待罪湔閩歲且三周雖粗竭於疲駑然日增於疾疢固當容陳悃愊屢祈君父茲以夏秋之交暑氣侵蝕病體益難支吾不敢輒具繁詞謹以情實籲告君父欲望聖慈特賜矜憐即垂睿斷令臣歸伏田里退安晚節或畀真祠之祿少逸餘齡實戴君父頂踵乾坤之造臣干冒宸嚴無任激切懇祈之至伏乞睿照

十三日再具奏乞歸

臣比緣負薪之憂嘗上乞骸之請恭承溫詔未拜俞音仲再稽以籲天望九霄而跼地竊惟臣子之事上在明進退之宜聖主之御臣務存始終之義顧臣濩落久備使令每當雪霜摧剝之時猶賴乾坤覆載之力官高祿厚毫髮之報蔑聞福過災生膏肓之疾浸劇自量謭陋積誤未知不惟委寄之隆尚累於駑駘抑且拔擢之峻

徧及於狀犬一門何飾舉世莫京消息盈虛與
時偕行易昭明訓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聖著格
言敢以衰殘之蹤猶冒旬宣之寵況復平生之
多難凜乎晚節之有虧數罷藩鎮謝事之期已
踰兩載誦歐陽修告老之疏何待來年恭祈日
月之明曲賜膽肝之照悲憐狗馬常結戀於蓋
帷特俾肖翹獲退安於飲啄雖桑榆之景迫但
葵藿之心傾 臣 干冒宸聰無任瞻天望聖激切
懇祈之至取進止

冬十月一日內引奏劄論夷狄恃力中國恃禮四事

臣頃待罪鄞閫迫於衰疾屢上乞骸之請仰荷從欲獲返山林突未及黔忽叨命召俾奉內祠而侍經帷一放天筆再遣使輅四勤宣諭捧讀聖訓有曰待卿之來以刻為歲臣感激流涕不能自持何敢以出處之常節廢君臣之大義載星疾馳趨赴闕下茲叨內見瞻望清光積八年葵向之忱輙吐消埃上裨海岳恭惟皇帝陛下

臨政倆治三紀于兹適際時艱以四十餘年兵不解甲之天下而當數千年以來所無之夷狄忱憂乎其難矣然中國夷狄自古常對立於天下夷狄之所恃者力中國之所恃者理在彼者有彼之可恃而或竊我之所恃在我者無彼之可恃而又失我之所恃則勝負之形已判矣故中國之所謂理者在畏天命書曰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苟對越

之際多遣譴告之至不察畏於口而意不實敬以文而事則非有好時太乙之禱祈無桑林雲漢之克責是我失其所恃也故中國之所謂理者在結民心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予臨兆民凜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又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又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苟內之司存外之郡縣借體國之名而窮聚斂假奉公之說而極誅求用有司之刑獄桎梏為一已之苞苴囊橐是我失其所恃矣故中國之所謂理者

在進賢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佑
賢輔德顯忠遂良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
心以敬事上帝苟服議苑悪誣善醜正無保悟
愛護之意有摧折困沮之風仁賢空虛氣象蕭
索是我失其所恃矣故中國之所貴理者在通
下情書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每歲孟春遒
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又
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苟上
下蔽蒙耳目塗塞恃祿固位之習錮犯顏逆耳

之節儉全身保家之計精惆時憂國之念薄是我失其所恃矣我既失其所恃寧不處彼窮而用之乎譬之身焉天命所以壽考我也民心所以元氣我也賢才所以精神我也下情所以宣導我也顧自有而自棄之可乎雖然若此者皆群臣之罪非陛下之本心也陛下本心如青天白日雲陰暫翳未嘗不隨即開明 臣區區之愚欲望皇帝陛下自咎自艾於天地祖宗之前亟下痛切之詔務在明白洞達不必回護掩覆昭

布四失力圖今是以回吾之所可恃所謂悔過不嫌於深責已不嫌於重如使念慮之眞還自然幽明之感通人情既舒天意必悅天意既悅狀難必寬其他備禦之方自可次第而舉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冬十一月日以韃冦深入具奏乞令在朝
文武官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
臣艱澀危衰仰干聖聽臣遲暮之迹比從鄞闗
屢疏乞骸甫獲歸田忽叨命召俾厠經幄一紱
天筆四承宣諭兩遣使華聖訓真切臣跪誦一
言則血淚一滴非不知鄂冦已廹於江沱虜冦
已諭於肴栁重惟君臣之大義不敢狥出處之
常節疾驅赴闕止謂備數勸讀之末時効一得
之愚上裨聖筭不料僅入國門即被剔庭之命

擢置左轄主憂臣辱不敢牢辭雖黽勉夙夜懸酧枓猶然不過粗安京師畿甸之人心豈能遠卻侵犯內地之強敵孟子所謂三年之艾尚不能灸七年之病況沉痾之疾弄成壞證而欲以頃刻之艾灸之使盧扁復生且將望之而走今鄂渚有重臣以宣威有驍將以禦侮援師雲集勝勢日張似可少寬西顧若湖湘一路直透腹心無高山大澤以為之限無精兵良將以為之防如廣南制司前月二十有四日報稱賊叩靜

江城門交射而卻旋退也四十里自是越二十
餘日無一字到朝廷至十月二十日則湖南帥
憲兩司之報猝至謂賊已於初十日突至清湘
矣今又八九日師憲兩司並無續報萬一又有
如廣南之一節無報而清湘之警報猝至不知
上下將何以為策或進或退或行或守皆非一
旦之所能辦竊恐誤君父誤社稷誤生靈貽笑
萬世是時惟有一死何益於國漢人有云先事
而言常患不信事至而應又患無及今不可謂

之先事矣 臣非不能為覓釁之言曰此非難也
釁也又曰此釁與潰兵合也非真難也又曰難
難也然又不能多也又曰難所志者金帛子女
既有所擄掠不久能自適也此言幸而中則可
竊鎮靜之名善料敵之譽不幸而不中禍變忽
臨縱食為此言者之肉果何補哉 臣愚欲望聖
慈以 臣此章宣示二三執政給舍臺諫殿帥使
各述其所見并指陳難賊有無必至之患目前
當作如何布置規畫手疏以聞却乞降付 臣恭

酌度　臣可資衆益以為處置之决期徒曰國家
之事一相任之臣不任懇切伏望睿照

春三月一日奏論賊深入乞究前日之

悔悟以祈天永命消弭狄難事景定元年

臣一介遐暮頃陛下以狄難孔殷召臣於山林

臣重惟主憂臣辱不敢以時艱為避就力疾赴

闕始不過謂綴侍經帷時貢小惠而已不圖聖

恩復加柄任臣既入國門無穴可逃黽勉就列

倏五越月稍旬宣重臣提大兵以解鄂渚之圍

分精兵以勦湖南之寇四方上下日冀肅清然

賊智愈深賊勢漸濶乘蠹木而蛀蝕蠶食葉而

淺深大抵其狡焉之謀最善於以退為進以久為速以聚為散以容為主以徘徊延欵之形藏飄忽震蕩之勢又善於造訛設詐使被擄而來歸與背虜而投拜者妄相傳播以中吾之所喜寬吾之所憂而迄遂其所大欲今已入吾堂奧潰吾腹脇正恐其未肯遽舍而去縱去吾内固已困矣推原亂本禍根良由十數年來姦臣怯士創為虛議論實事功之說以迷國誤朝凡忠君愛上規正闕失之言盡諉之為虛議論凡殘

民赴下陷害忠良之舉及推之爲實事功舉一世之人猶食稻衣錦而趨之者則與亂同事之事也舉一世之人若赴湯蹈火而避之者則與治同道之事也創譁訐之名標不靖之目以空國中之善人而其禍至一二年而愈酷於是毆民以附賊毆士以從賊毆天下之人以不仇賊而反辛賊夫人主欲有所爲而大臣不敢糾其非大臣欲有所爲而百執事與士庶人不敢糾其非附和逢迎揜阿諂媚雖至背理傷道亦付

之一點朝廷之上可為靖矣可謂不詳不詳矣

詎料積而為夷狄之大不靖乎官職富貴則總

禍之臣攖拏以去而大患難則以遺陛下可勝

痛哉臣雖豗竭於斛瑣僅而左右之支撐反覆

深思惟有祈天永命之一說全在陛下而已所

謂祈天永命全在陛下悔悟之透澈而已天下

只是一箇理理只是一箇天天只是一箇心儻

非陛下存於中者念念與天通發於外者事事

與天合則是天決未悔禍是天未悔禍而欲避

之悔禍猶却行而求前也自昔堯舜禹湯文武
之君稷契伊傅周召之臣都俞吁咈口口只是
說天夫豈推注於荒忽誕慢之域者恍以人主
為天之子父子之間情愫易達善惡是見感應
易孚故曰上帝臨汝毋二爾心故曰文王陟降
在帝左右此非可以言貌欺非可以繙黄禱也
如使意不恍而心不實徒有收拾君子之迹而
厭薄君子之根未除徒有屏棄小人之迹而回
護小人之根未除徒有遠聲色之迹而蠱惑之

根未除徒有賤貨利之迹而豐殖之根未除徒有開言路之迹而浸潤之根未除徒有扶持公道之迹而恩愛之根未除徒有培植邦本之迹而戕賊之根未除徒有愛惜民力之迹而營繕之根未除諸根未除則是陛下之念慮未純乎天也陛下之念慮未純乎天而求天之純佑陛下豈可得哉故 臣專望陛下充前日之悔悟而更為今日之大悔悟夫至靈至明者莫過於此心陛下以神武睿哲之資加以歷事變之久閱

義理之熟一自反觀於至虛至明之心則知宗
廟社稷人民億兆后妃宗戚其休戚存亡皆在
陛下之一身而陛下尤欲自壽其身以久享至
高極貴尊榮之福念之至此則必有惕然不能
自已者特恐陛下不念爾 臣年將七十無絲髮
眷戀人世捐軀致命自所不辭但所深病者壞
局在他人之手而 臣萬一代受其敗書之史冊
必曰今相某而不曰前相某又必贊之曰某既
無扶顛持危之才且不能盡忠竭忱正救其主

泯泯痞痞黯無晶光以至于斃臣負此沉冤九
隕且不瞑目故數十日之間鬚髮盡白疾病轉
深形骸僅存神識已散是用略伸愚悃仰瀆聖
黃大蒼化皇天卑聽臣言而黃天不為之佑助免狀
不為之消彌則是唐虞三代聖人之言不足憑
孔子六經之書不足信天下決無是理也惟是
臣才術短淺無以濟時康國上負陛下注倚且
不能自盡其難而很効古人責難之義罪大不
可赦并乞特發睿斷亟賜竄逐雖投之斧鉞是

乃 臣得其正命之日但使天下後世諒 臣心迹
則 臣死猶生也執筆攄詞無任隕越感涕之至
貼黃 臣竊惟韃賊截江中流為彼捷徑停留
至於半載創殘被於三路何趐孔明所謂危急
存亡之秋而通國之人方偃然嬉笑如平日 臣
慮其為數所固而莫之省覺也若非陛下有回
天之大德業則雖 臣等百數何補於事近憂後
慮百結寸腸於是 臣之前疏五就稾而五就燬

矣而終不容於不一言者恐負陛下負社稷負
生靈也恐萬世之下不知 臣授任之時上流之
賊已踰黃漢而南廣右之賊已蹈賓柳而東謂
臣壞陛下之天下也 臣之情亦可哀已惟陛下
財幸

奏論國家安危理亂之源與君子小人之界限

臣輒瀝危衷上干聖聽臣一介衰遲頃自鄂閫引疾乞骸仰荷從欲之仁還山甫浹日而聞廣逕踰省榔而東鄂逕越黃漢而南陛下亟以經惺召臣臣重惟君臣之大義不敢以時艱為避就扶病赴闕亦不過謂密侍經帷時貢小忠而已不謂陛下遽以前人之敗局而付之臣既入國門無路可逃遁勉祇承應酬科瑣猶賴陛下

惕然悔悟引咎責躬大洗冤沉畢達幽枉 臣遂
得以憑藉尸位數旬之久然其間關於國家安
危理亂之源與君子小人之界限 臣向未及痛
哭流涕為陛下言也前日忽覩章鑑塗歸高斯
得之章 臣為之駭愕不能自持照得 臣於斯得
素非腹心之交金石之友歲在丁未 臣在田野
但聞斯得為浙東刑獄使者疏劾鄭清之史宅
之輩親黨數人即報流傳四海之人皆為擊節
臣於是始敬其人逮歲在辛亥 臣猥蒙陛下擢

置次輔一時收召當世知名之士而斯得預焉柰其好為危言激論上拂陛下之聽下忤首相之意而陰窺密伺者因得以遂其一網之謀自壬子以至己未八年之間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夷狄之禍實為宗社之憂幸陛下奮由 聖斷甫為善類伸一縲之脉而姦人又從而摧遏之 臣實痛焉如斯得闕漕之事 臣固未詳其虛實特 二吏之斃

正足有位者殺之以滅口而反以為證乎近日
贓吏動至數千百萬甚者召寇啓戎使國步顛
危生靈魚肉陛下玉食為之不御枕席為之不
寧鑑胡為盡付瘖啞而猶加怒於陛下已戕拭
錄用之斯得乎切見鑑塵容俗狀謟笑脅肩徒
以嘗與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躐躋要途斯得縱
非全名之士不猶愈於腹無點墨面有甲顏淟
汩依違嘗冀舐痔之鑑乎昔元祐間孔文仲為
諫議大夫劾朱光庭除太常少卿不當舉臣呂

公著率同列辨甚力乃竄其奏光庭竟就職董厚逸黃慶基為御史劾蘇軾兄弟宰臣呂大防力爭乃罷厚逸慶基言職與州軍差遣夫元祐最為國朝盛時臺諫論列不當宰相猶得爭是非辨曲直況給舍乎臣自視望實輕淺決不能致先朝元臣大老回天之力然陰陽消長之機世道反覆之候於此覘焉臣不得不為陛下言也臣冀叨柄任蕭泰來首彈李伯玉是時臣不能明目張膽以感悟陛下僅嘗於榻前擬辭群

小嚀咨國事日非浸淫至於今日 臣亦豈容不分任其咎哉鑑近日數詣 臣乞為弟鑄除郎又乞為除職因任又為其姻家即假求歸班 臣實鄙賤其人不復與之酬答孟子所謂與惡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 臣之于鑑何以異此 臣若不早折其萌又將貽天下善類之禍累卵之危國家寧堪重壞哉欲望陛下稍垂日月之明毋使小人之陰乍翕而驟張暫息而遽燃以成夷狄之隙 臣雖陷鼎鑊之誅亦所不辭謹具

手跣以聞 臣干犯宸嚴無任激切屏營之至取
進止 貼黃臣頃尸鄂閫抗疏乞身固嘗告陛
下以 臣骨相素奇心而命運遹衡併若留之一
方必將與災召釁非軍民之福陛下於是縱臣
之歸今鄂冠未清湘冠叵測因停則智長事久
則變生社稷生靈之憂凜凜乎未知攸濟臣既
無奢麗福災之相又非扶顛持危之才終恐誤
陛下大計欲望陛下亟發睿斷放 臣退伏田里
別選奇才厚福之人正位台席臣數旬之間髭

髮盡白百骸九竅無非是病惟陛下憐之并乞
詧照　又貼黄　臣又有未盡之悃敢空臆為陛
下陳之　臣最痛切者群臣上下合黨以欺陛下
惟陛下不知而稔成國家之禍則陛下獨當之
且如高斯得之事此其蒙蔽陛下之大者也斯
得為湖南提刑當發部民陳衡老之姦惡清之
當國遂將衡老黥籍而高鑄者為衡老行財營
救斯得遂發其事高鑄遂被黥配時高鑄名高
鑄後方改名鑄冒受官省大全得志高鑄用事

恨憾斯得欲置之大讎大阿之域於是大全用
章鑑之弟章鑄為福建漕以授別斯得之過適
斯得平日持論大苛每於與憲逆人攻訐又積
與憲之怨而沈炎實為與憲心腹牙爪大全高
鑄於蹤指示而炎甘為之搏噬今姦黨盤據血
脈貫通故鑑又為此舉而炎亦姑泛之論大全以
愚陛下使陛下真以為非大全之黨也欺皇天
后土欺一祖十二宗欺陛下以趣天下之危亂
者皆此等一宗小人為之陛下如不信臣言乞

宗高鑄元配棠視閱之康幾信而有證今以高
鑄一縣吏之故而戕賊善類畧不顧惜上天為
何臣言之至此血淚迸流伏乞睿照　又貼黃
臣老矣粗諳世故豈不知事有緩急時有難易
惟願包荒隱忍以漸啓沃使君子小人各得其
所以養國家安靖和平之福不謂何物老醜乃
敢挑釁召鬧以格陛下明詔所謂世無終棄之
才永錮之士其懷護扶姦罔上附下情理尤為
巨蠹

十四日具奏論士大夫當純意國事

臣聞韓琦初除諫官往謝王曾曾語之云士大夫當純意國事向來如高若訥輩惟知狗利如范希文亦未免好名琦服行其言故其平生大節獨光明俊偉為朝廟輔 臣謂純意國事四字豈惟臺諫當然凡在臣子皆當如參前倚衡之不容須臾離也近者徐庚金等抗疏言事謂之非議論不可也惟 臣獨察其情庚金蓋謝方叔之死黨也其初未嘗交方叔 臣丁未典舉庚金

實爲選士已而 臣叨塵右席庚金猶未有一日
考任 臣拔之爲京府教官旋背 臣而右附於方
叔矣於是連得峻遷及其去國乃始貽書於 臣
殆如牛腰臣再叨柄任甚厚望於 臣 臣以包荒
明聖之義復引而進之忽一日其館主人吳氏
以不仁不義激鄉民之變將有嚴陵何氏之事
臣方喻帥臣葉隆禮亟行銷弭而庚金詰 臣必
欲以大盜誣治鄉民時邏遮正急內地恐少多
有嘯聚奪攘之證 臣亟行布置彈壓僅得無虞

度發其不為外廷之資未免所却庚金而庚金怨　臣方懸發者　臣不知其為誰何人屬吏以外以文字白　臣　臣但見其嘗為校勘而不知其嘗為宗諭煩難之饒虎臣力加引進　臣乃處以博士而懸發終怨　臣程元岳固丁大全所識拔為校勘者也　臣以國子錄遷之元岳怒以為左降救今武學諭黄夢炎致曲於　臣亟叙之為將士而元岳亦怨　臣昔者有蔡抗係　臣己酉首闈所放進為其改秩其登朝多　臣之力歲在壬子　臣

引之為國子司業猶未嘗歷郎也人方議其進
擢之驟屬　臣薦徐霖為說書而杭恨不已及於
是歸投方叔求有以自効未幾則假借小故以
身引去且率諸生偕去以動搖　臣而　臣果去矣
方叔乃召杭一時還為法從以至參大政庚金
等謂弄蹈在前可振快而趍之或能動搖　臣或
難不能動搖　臣而使天下傳之曰學官相率而
去朝廷亦可以為　臣相業之玷他日不妨可為
蔡杭也　逆庚金所寄聲館中之士有曰若輩只

會權郎只會兼講畧不能助我革立赤幟則其
貪愛官職怨懟朝廷之真心可見矣是豈純意
國事者乎雖然不可以情之非而沒其事之是
也宋臣為天下怨府雖三尺童子皆欲剸及其
腹雖充千兔之毛刊萬山之竹不足以形容其
過惡陛下聰明遠邁堯舜固不能不喜其供奉
之勤而未嘗不知其姦凶之迹誅逐棄斥之意
固已久矣豈待諸臣之言而始焉夬之決哉特
聖心仁厚不能為四夷之遁而已然以臣愚見

內外皆祠也孝宗嘗置甘昇於露寧廟嘗置王
仲謙於池若今宋臣以外祠或越或嘉興或安
吉俾往居住亦可以保全其富貴而全其終身
豈非君臣始末之大恩哉何必留之輦轂之下
以滋與人之議也况夫自爲小官本無大過特
用非其據不自植立附阿時宰舉天下之善人
莫不碎於其手且被匃言之其全之黨而奏疏
中稱頌大全有曰鼎輔方新鈞平持正精神之
所感召意氣之所鼓動臣民仰首以覩化夷狄

聞風而招感又曰膚謨深遠明見萬里料敵制
勝動中事機又曰朝廷清明戶廷無壅朝奏夕
報捷如影響夫招葉衍之變大變也精神之所
感召意氣之所鼓動者如是乎明見萬里動中
事機戶庭無壅朝奏夕報者如是乎其為黨亦
昭昭矣而曰非黨者欺陛下也欺天也欺心也
一人之言可以塞天下之口乎陛下固謂庶官
攻擊諫有捄綱紀然　臣切觀仁廟朝蘇舜欽為
大理評事監在京宅務上疏有云張觀為御史

中丞高若納爲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溫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緘默不敢舉揚其私夫宅務小小監當耳尚敢攻中丞司諫則祖宗故事尚可攷也端平初陳塤以編修官輪對首攻殿史侍御史何琮監察御史何處久陛下旋以琮爲權戶部侍郎處久爲秘書監而塤出知處州陛下之英斷豈反不逮二十七年之前乎頃　臣授任之初蒙被訓飭謂臺諫給舍宰臣不當干預是

時即欲具疏數陳見陛下憂邊正苦不敢以此
傷陛下之意今可因事而言矣夫給舍臺諫乃
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由出而寀相不許干預不
知陛下謀之誰耶陛下深居九重與天下之士
大夫未嘗相接何以察其賢否非謀之近習則
謀之恩幸之臣又不然則謀之臺諫之長為陛
下鷹犬者陛下且謂近習恩幸之臣能識天下
之賢才乎言路之升為陛下鷹犬者肯薦天下
之賢才乎其不肖之士為給舍臺諫者近習恩

幸之臣與其為鷹犬之臣肯為陛下排之乎昔
高宗中興當紹興之七年狄難已消天下已略
定矣高宗以經延召趙鼎旋俾再相鼎告高宗
曰進退人才乃臣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
中胡寅呂本中常同詠李仲之徒陛下能用之
乎妬賢黨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秘陳公輔陛下
能去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何敢措手也於
是有旨給事中兼侍講直學士院胡世將奪夕
瑣為試兵部侍郎御史中丞周秘罷為徽猷閣

直學士知秀州如霈公輔等皆相繼補外而劉大中等以次收召無遺則是宰相可以去中丞去給事中也而陛下以為不當干預毋乃非高皇帝之家法乎陛下自謂臺諫皆出親擢可以控制宰相不知特可以控制君子之宰相爾其小人之宰相則內交近習外交恩幸之臣轉以私人視其薦引以為臺諫不分內外上下締為死黨只欺得陛下一人故陛下之親擢臺諫實不能控制小人之宰相也以 臣愚見曷若以一

權侍郎解炎甚職而徐庚金方應於程元岳偶
潮南丁應奎並與祠祿則不失輕重抑揚之義
而可以服天下之心陛下何憚而不為此 臣去
冬固嘗疏炎之繆而不敢盡言今所以先述庚
金等之私意而後叙天下之公議者盖欲釋陛
下嫌伏之疑以開陛下神明之聽也 臣不任拳
拳取進止
貼黃 臣猶有未畢之悃敢敷陳之
臣去冬嘗準御筆欲以沈炎為戶部侍郎兼知
臨安府 臣豈不將順陛下之意乘機而出之則

物論之定久矣然 臣惻心定慮謂來機則有機
心矣一有機心則何以上對蒼穹除消夷狄故
比告陛下曰炎非尹京才也於是炎尸位臺端
又踰半載矣蓋 臣平生自勉念念不敢欺天步
步不敢違天若乘機而出之則雖陛下無疑而
臣則有愧於心不若盡言而出之雖陛下不能
無忤而 臣則無愧於心矣使為陛下臣子者人
人與天為徒而一毫人為不雜於其中則夷狄
之禍何至披猖至此柰何為小人者固不知所

謂天而號為君子者亦往往參之以人故徒能

欺人欺世而不能欺天也故　臣願陛下純以天

為心則天下事大定矣猾虜何足畏哉并乞睿

照

同日具奏四事

一乞御筆丁大全首降授中奉大夫生前致仕

一乞御筆董宋臣改提舉紹興府千秋鴻禧

觀就紹興府居住 臣又照得建康府門司官況

極佳若陛下以此畀之亦不失仕官之樂并取

聖裁 一乞御筆沈炎除權戶部侍郎徐庚金

方應發程元岳楊潮南丁應奎並與祠祿 一

乞內批高鑄令羈管州軍決脊杖二十配本州

牢城仍籍沒家財 同日奉御筆云覽卿所奏

具悉來意已依所擬施行庶以示朕意卿之此
劄既不付出却不須報行徐庚金等卿已以一
單劄以發其姦沈炎等不必見之奏劄沈炎姑
少緩除出庶免為草茅輩所攻以辱臺綱也卿
宜深悉　同日又奉御筆云覽卿所奏極當擬
進三條即已施行李介叔充司業二人免蕪尤
妙所是引去之人卿不可不發其姦前日之判
有識之士莫不難服也十五日又奏云　臣恭准
內批付下徐庚金等與祠事以　臣遐見當來若

以奕權從而出則庚金等與祠為稱今陛下既
少進奕之出則庚金等不若與在外合入差遣
然大畧不過添倅幹官而已伏乞睿照

上謝恩表

臣某言伏以生有同於晝夜定數難逃義莫重於君臣孤忠彌切雖神氣之已索尚心聲之未離覩稟遺章遠塵淵聽 臣某哽懇頓首伏念臣迂愚寡偶涼薄多奇方先呈策之加定之中濫叨荷遭逢陛下錄之寶慶之始猥領勞招被三紀之寵榮為一時之歆艷風波揉兀不知幾頻於扶持雨露霑濡肯使佳成於拱把造備肢肱之列悲由頂踵之恩而 臣命與仇謀福隨德謝

裴度浮沉於既老乃攘臂以冥行當衢畏忌於
重求反師心而妄作積為尤戾合抵誅夷仰聖
度之寬洪酬人言而斷制長流遠服曲貸餘生
緣　臣蒲柳之質早衰桑榆之景沒迫憂危既極
疾病交侵縱秦緩何救於膏肓若曾參將啓於
手足自傷末路永別明時伏願皇帝陛下有道
之長無為而治歷變履險已垂四十載之憂勤
持盈守成宜底億萬年之安樂與天同久如日
方升一堂載賡載歌內寧外謐四海來王來享

大畏小懷 臣 欲痛號旻已差入地百骸將散傾
葵之念愈堅一性長存結草之衷敢二 臣 無任
瞻 天戀聖彷徨哽噎之至謹奉遺表以聞 臣 某
哽戀頓首謹言